



桑葚记

■刘新昌

我觉得,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,除了茶,还有桑。

茶树上,一片片小小的叶子,经过茶农魔术般的采摘、杀青、烘干后,穿山越海,用隽永的茶香和醇浓的茶味,创造出一个恢弘的东方传奇,在不动声色中,搅动着世界风云。

桑树,是一种神奇的“东方神木”,而桑蚕由中国古代栖息于桑树的原始蚕驯化而来,桑树与桑蚕联袂演绎了一场五千年的生物大戏。小小的蚕,绿绿的叶,彼此用生命的纠缠,把世界上最优质的蛋白纤维——蚕丝贡献给了人类。丝的出现,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商贸交流的大门——丝绸之路。

前段时间,翻《本草纲目》,在木部第三十六卷中看到,“方书称桑之功最神,在人资用尤多”。是啊!桑,在古代,是华夏儿女丰衣足食的主要来源之一,在现代,是中华民族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。衣,自不必说,用蚕丝织成的绸也好、缎也罢,它柔软、轻薄、保暖的质感,在我国服饰文化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,它的熨帖和温暖,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和基因之中。食,更是不管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,一颗小小的桑葚,总能勾起许多人对往事的回忆,引起众多国人的情感共鸣。

桑葚,这种在春末夏初成熟的小果子,是一种聚花果,一粒粒聚集在细细的花梗上,果实呈卵形或椭圆形,成熟时呈暗紫色,药食同用。清代名医王孟英的《随息居饮食谱》里说,“桑葚甘平,滋肝肾,充血液,止消渴,利关节,解酒毒,祛风湿,聪耳明目,安魂镇魄……设逢歉岁,可充粮食。久久服之,须发不白。”

犹记得,小时候,桑葚是我们农家孩子的“自然零食”。麦收前夕,桑葚由青变紫,一串一串缀在桑树的青枝绿叶间,闪烁着玛瑙般的光泽。只可惜,桑葚从成熟到自然落果只有短短的半个月时间。为了赶在落果前吃完,那段日子,放学后,我总会丢下书包直奔后山的桑树林,选一棵树,爬上去,找处结实的树丫坐下,一顿“美味”唾手可得。那种甜中带酸的滋味,能将味蕾瞬间打开,我如野猴般躲在树上风卷残云,饱餐过后,还不忘摘几片大桑叶,卷成粽子形状,裹几粽桑葚回家,全然不顾手上、嘴上和衣服上染成了紫红色。这段时间,可把母亲烦恼透了,因为桑葚汁染上衣服后并不好洗,她对我打也不是,骂也不是,只能让我天天穿同样的衣服上山。

桑葚成熟的季节,正是南风暖暖、草木丰茂的人间四月天,这个时节,正是诗人借物抒情的浪漫时刻。历史上,许多诗人留下大量描写桑葚的作品,可谓“桑果铺成满地诗”。不必说李石的“泮林春风桑椹美,紫樱桃熟麦风凉”、杨万里的“桑葚垂红似荔支,荻芽如臂与人齐”;单就陆游的两首诗“郁郁林间桑椹紫,芒芒水面稻苗青”“稻秧正青白鹭下,桑椹烂紫黄鹂鸣”,就能将桑葚推崇到水果的C位,让它成为水果界的“网红”。只是,物质极大丰富的如今,桑葚已不再是充饥之物了,而是消遣之果。茶余饭后,来上一两颗,妥妥的紫色浪漫情怀啊。

在我的备忘录里,很早就写了:“去云南,但一直没能实现。”今年春天,我终于被电视剧《去有风的地方》那股向往的风吹到了大理。

来到大理,我们选好了古城“洱海”门外一个带小院的中式风格客栈住了下来。一街之隔,没有古城里面的喧哗,却是我们想要的闹中取静。

那些天,无论是在古城闲逛还是在洱海边吹风,只要打开视线,远处的苍山和近处的头顶,蔚蓝天空上总是飘浮着朵朵白云,如温婉多情的少女,又似悠然自得的山野隐士。身处其中的我们,深深感受到了这抹透彻、干净、轻盈的蓝白色。转头看看附近的服饰店和身边游客的穿着,这组属于大自然的色彩,已经被聪慧勤劳的人们以最舒缓的姿态带入到生活,形成大理特有的扎染工艺。

随处可见的扎染博物馆或体验馆,满足了来自五湖四海对扎染工艺好奇的人们——用板蓝根做的染料,用绳子一扎一染一氧化,就能做出无数种花纹。各种花纹图案如夏花烂漫,而纯粹的蓝白配色,即简单又高级。可能正是这纯净的大理“蓝”给来这里的客人们都按下了暂停键,让大伙享受这轻松自由的慢节奏生活。

古城闲逛,是我们最乐此不疲的事。爱好首饰工艺品的姐姐,在古城街头才逛了一会儿,就没有了免疫力,碰到银饰店就相见恨晚。原来这里的银子有个美



十年前,这片草坪里几乎没有任何花儿,除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杂草和几棵柳树、槐树。

有一年春天,这栋楼西把头单元的一楼搬来了一对老夫妻。老两口都七十多岁了。老头右腿有疾,但凡出来,腋下总架着一根拐,一步一挪,拖拉着右腿前行。老太太瘦瘦小小,少言寡语,一副病歪歪的样子,没事总搬个小板凳坐在朝西的楼墙边晒太阳。

老头闲不住。阳台外面有块一米见方的凹槽,是建楼时特意留出来放空调外机的。老头家不用空调,这凹槽就成了接待灰尘和雨水的地方。老头捡了一些人家装修时扔在垃圾桶旁边的废木料,给那凹槽做了个方方正正的“门框”,又用旧木板拼装了两扇像模像样的小门,门上安了铁扣,挂了一把锁。老头把一些工具——锯子、斧头、铁铲、钳子、扳手等放在这“柜子”里。

每天,老头架着拐,老太太提着板凳,两人慢慢从楼前挪到楼后。拐杖靠在墙上,老太太坐在旁边。老头打开“柜子”,拿出工具。他坐在小板凳上,把捡来的一堆长短粗细不同的木料用锯子锯成一尺高的木条,然后将木条一根根等距离栽在草坪边上。老太太数着手里的一串山核桃珠子,默默地看着老头干活,风时不时撩起她鬓角的几缕白发。木条每天都在增加,很快,草坪边就有了一排整齐的木栅栏,足有十米长。这样,在路边过往的行人,蹦跳玩耍的小孩,脚步就不能也不好意思再随便踩到草坪里去了。

一天,老头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棵树苗,他吭哧吭哧用铁铲刨了坑,将树苗栽在了正对着阳台窗户的草坪中间。于是,草坪里就有了两棵枣树,一棵桃树,一棵杏树。在靠近窗户的地方,老头栽了一株刺玫,一株月季。楼西面顺着栅栏的方向,他撒了一些蜀葵花籽。他还买了两只小鸡,用木条在阳台下空隙处给鸡造了个“宿舍”。

一年四季,除了冬天,老头都在他家楼后面的这块草坪里忙乎着。他半跪半趴在地上,种秋菊,种太阳花,种马兰花,修栅栏,给月季

在大理发呆的日子

■罗晓梅

得出奇的名字——雪花银。第二天,当姐姐戴上新耳环出游时,那银孔雀像雪花般晶莹明亮,分片的羽毛在耳边灵动生辉。可能是我没见过如此光芒的银首饰,也可能是姐姐悠闲状态下散发出来的神清气爽吸引了我,让我决定也要带一对回去做纪念,慢慢欣赏。我们不急不躁、有意无意地寻找这对美丽的孔雀,还好,后来在古城文庙附近的银庄有幸淘到。我当然入乡随俗,戴着小“孔雀”去约会了大“孔雀”。在杨丽萍大剧院,我们欣赏到有“云南灵魂”之称的舞蹈《雀之灵》,只见一只骄傲而美丽的孔雀,高视阔步,她时而侧身微颤,时而急速欢转,时而慢移轻挪,时而跳跃飞奔……

每次出行,我会有意给自己安排一段远距离的步行,希望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这次,我们选择了步行5公里去龙龕码头看海。那天上午,我们穿过古城外的大路,朝着洱海方向的一条小路出发了。不一会儿,视野顿时开阔,与蓝天白云相呼应的,是延伸到地平线的一片绿油油、生机盎然的菜田。因为有足够的阳光和雨水,各种蔬菜都生长得格外茂盛,唐诗中“野旷天低树”的佳句,在这里却是“野旷天低菜”了。这一片广阔的田间,没有喜洲古镇麦田拍照时的雀跃喧闹,却给了我们独自享受植物安静生长的快乐。我们时而琢磨着为何北方出产的马铃薯、大葱等蔬菜大军,却在西南边陲的大理有如此的规模;时而欣赏田间单独一

人在认真挖坑种苗的老伯,脸上洋溢着希望的快乐。那边十几人在说说笑笑中忙着扯菜、打捆、装车,展示的是一幅丰收的美景。转过身来,又是另一种风光,天空中飘浮着大朵的白云像个孩子,时而在苍山山腰间捉迷藏,时而又调皮的去遮太阳的脸,而那泄露出来的一道道金光更加铿锵有力,光芒万丈。不经意的步行总能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,虽然多走了些路,虽然走慢了,但都不会白走,终究风景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馈给我们。

追着风,我们来到了大理,同样追着风,从香港来的一对年轻小夫妻也在客栈住下了。当大家玩累了或者是晚上,就喜欢聚在小院的茶亭聊聊天,喝老板泡的各种茶。拿着高薪的加纹小姐,为只花20元买到的贝壳耳环高兴得手舞足蹈,像个小孩;工作上到处飞来飞去的两个人,对小摩托却情有独钟,骑着它到处打卡,享受着无与伦比的放松;来自四川的老板,经营民宿快二十年了,那满园的花香和满地的多肉,以及对每位旅客的周到亲切,都是对云南的满满的深情。临别,加纹召集大家拍了合影。老板快速剪下了几根香水玫瑰枝干,又仔细剪成许多小段,和着一包多肉的叶片,要给喜欢的我们带回家发扬光大。

在大理的那些日子,我全身心的享受着东坡先生式的发呆,“闲倚胡床,庾公楼外峰千朵。与谁同坐?明月清风我。”能在有风的地方整理好自己的心情,获得重新出发的力量,真好!

雨母山庄

■周新铭

雨母山庄今又来,樟遮茅屋结青苔。柳摇枝叶三亭石,溪碧花香百草胎。美酒斟忧人欲醉,诗词写景兴尤催。新时代里游人乐,笑语欢声赞画开。

小城

■吕振华

借一束阳光
就能点亮这座小城

来到小城
只需要记住这些光

看清道路
那是阳光的事情

必须承认其小
顺从行人的履痕

用相熟的足音
细读千年的钟声

任凭风吹浪打
珍珠般捧出莹光

小城的人,每天沐浴
朝阳,明媚地生活